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那些水鸟，人类永远无法靠近。它们站在河中央，白色，细而高，身体一弯一弯的，应是水中啄食。我快到近前的时候，它们迅速飞走。如果是一只还好，几只，在几个不同的地方，都如此。也许是巧合，但在在我看来，它们和我冥冥之中有默契，不让我看得真切，由此我无法知晓它们确切的身份、属性。我贴给它们什么名字，它们就是什么名字，所以现在我不称呼它们为水鸟，而是——白鹤。

一只白鹤腾空而起，在水面上定了半天，直勾勾地，似为什么做准备。长腿仿佛两根具有生命的黑色的棍子，指挥着身体。水面泛起银亮的波纹，反复不断地鼓掌。倏忽，白鹤扇动起来，频率稳定，空气也跟着震颤起来，一直牵连到我。

白鹤是向前飞，只沿着河道，不向左，也不向右，丝毫不偏离。河岸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桎梏，将其圈住。河岸之外是另一个世界，只有白鹤自己看得见，感受得到外部的危险。它在界限内，与河流形成了多么亲密的互补。河水紧贴着地面，渗透到地下。白鹤把河水往高处拉拽。拉啊拉，一

在我家，一直以来都由老妈掌勺。老爸不是不会烧，其实他烧的菜，色香味更俱全，只是平时太忙，不大下厨。

假如老爸下厨了，那他烧的那个菜，肯定是当天饭桌上最抢手的，必光盘。老爸爱吃素鸡，也爱烧素鸡，他烧的素鸡，色味好，可在一贯提倡健康饮食的老妈看来，尽管味道好，但“只是调料加得多一点”这样的菜，在她看来，不能天天吃。前几天，许久不露手艺的老爸，又拿上了锅铲，烧起了他的拿手菜——素鸡。

那天，老爸起了个早，我们吃早饭时，他就已经大功告成，可奇怪的是，这次的素鸡，颜色很淡，一改往日浓油赤酱的风格。正当我们心存疑惑时，老爸兴致很高地让我们尝味道。可见，他对此信心十足。还没等我夸出口，女儿已大赞外公烧得好吃。二宝小友也吵着说：“还要吃。”老爸得意起来：“这次，我就稍微放了点鲜酱油。”问他还有什么秘诀？他笑而不答。

家里剩饭冷饭总是很多，这也是

◇桐花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出差柳州，试着联系了一位素昧平生的朋友雷兄。

雷兄大名雷春山，柳州朋友圈都叫他“山哥”。他是我所认识的成功商人中唯一的诗人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机缘巧合，雷兄与一个地产商，一个银行家，一个律师，在推杯换盏中完成了一项地产交易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温饱不愁，雷兄开始写诗，主要写古体诗。雷兄对古体诗颇有研究，难得。经朋友介绍，我们只在网上以诗会友。雷兄知道我来，特地候在高速路口。

雷兄热爱诗歌，但不是附庸风雅的那一类，安排的“菜单”亦恰到好处，既有阳春白雪，亦有下里巴人，尽显柳州风情。

广西与安徽一样，山水甲天下。我们先看山，鹅山、文笔山、鱼峰山。

一见鹅山，让人浮想联翩。王羲之爱鹅而写《换鹅帖》。骆宾王爱鹅成诗，千古流传。徐霞客有“鹅山亭亭，独立旷野”之记。鹅山是柳州市区第一高峰，雄奇险幽古趣兼具，难免有登此山而远尘世的感慨。文笔山孤峰特立，凌空耸翠，有如一支巨笔

素描一条河

直拉到天上。天空的蓝，与河水的润，因为白鹤的缝合而连成一片。由此，河水不再是一条单纯的河，渐成天空在人间的使节。

水温适中，水中的鱼生活得就会更自在。一条巨大的塘鳢，突然向前奔去，哗啦一声，身后掀起一条长长的泥带尾痕。更有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鱼，寸把长，各自舒展地游弋。

奇怪这些鱼是哪来的。这条河一度成为臭水沟，污水蔓延，荒草萋萋，根须沤烂。现在水清了，鱼儿不请自来。民谚曰“有水就有鱼”，常常念叨，便难入其深意。幼年在村中，雨后水沟中时有小鱼窜出，也没觉得怎么样。后忽想到，这种毫无征兆的无中生有，岂非造物之奇？当然可以有很多解释，比如人工放养，比如有鱼籽被人偶然带来。但我更愿意相信天降神迹。民谚中还有“千年的草籽，万年的鱼籽”之说，有危机意识的鱼类，用硬硬的壳将所产之籽包裹起来，一旦河水枯竭或者变脏变

火候

老妈的心头大患，倒了可惜，毕竟“粒粒皆辛苦”；但家有俩小娃，每天总要烧新鲜的吃。那天，老爸难得在家，心血来潮，受到上次“素鸡”的鼓励，决定尝试夜排档风味炒饭。不过他嘴上谦虚着：“这炒饭是剩饭炒的，我来吃；你们吃新鲜的饭。”“你炒的饭，肯定被我们一抢而空的。”我预言。

老爸炒饭，真的挺考究。他从冰箱里翻出香肠、从厨房里翻出老妈买的斜桥榨菜，一切切丁。然后打了两个鸡蛋，再切了一大碗葱。先炒饭，再下香肠和榨菜，彻底翻炒。这时，炒饭的香气就已经飘出老远了。随后，老爸亮出法宝：从冰箱里拿出一碗自己熬制的猪油，挖了两大勺，放入锅中，继续翻炒。再倒入打好的鸡蛋和两大勺盐一起炒匀。最后，把一碗葱花撒入锅中，真的是葱香四溢，这香味，让

臭，不再适宜生存，鱼籽便钻到地下，或紧紧黏贴在路边的枯木上。不吃也不喝，不哭也不闹，不焦也不躁。它们有足够的耐心。人生一世，要经过许多事，甘苦，歌哭。它们几年几十年，乃至上百年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等待水，似无甘苦。天水也好地下水也罢，真的是千年一瞬。终于有一天，生命之泉汨汨到来，它们闻声破壳，一夜长大，摇头摆尾，向高处招手示意，仿佛是个天真的婴儿。它们品种繁杂，大小不一，让天地的拥有更加丰富。父母的尸骸在深深的地下慈祥地看着它们。

死去的一切都睁开了眼睛。

还有螺，懒洋洋地贴在河底，并不坚决，间或随着水流动一动。旁边的水草也激灵一下子。不远处的河中央，有土堆一两个，可称沙洲，也可叫小岛，上面都是绿草。整条河并不宽，约二三十米，水气弥漫。这样写时，心中却产生极大的无力感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获得水的气息，任何文字都无法代替鼻腔那一刻的惊讶和耸动。大水有大水的气息，小水有小水的气息，有时候小水激荡，骤然暴动，也会生发大水的气息，令人为之一振。

人口水直流。

炒饭还没出锅，我先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真的就是大排档风味啊！“好吃”一叫出声，引来了我家那“两小馋”：女儿尝了一口后，表示今天就吃这炒饭了；尽管炒饭有点微辣，但我家的老二居然不怕，指着炒饭说：“弟弟就吃这个了。”炒饭成了饭桌上的香饕餮了，原本准备“吃独食”的老爸这下估计填不饱肚子了。那几天，女儿晚上要上学，来不及在家吃晚饭的她，点名要外公继续炒饭，给她带去培训机构吃，还一定要外公再超水平发挥一下！

我要老爸总结，他烧菜究竟哪里比老妈更胜一筹，真的是调味品放得多吗？老爸笑着说：“这就是火候。”他一直评价老妈烧的菜，似乎就缺了一口气，再多烧一两分钟，味道就出来了。其实“火候”这东西，就跟唐诗宋词的意境一般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

只希望老爸在家时，也能多亮几手手艺，让我们换换口味，也让天天做菜的老妈喘一口气。

信盗杀之风盛行，风俗、语言与中原也大不相同。先前虽遭受不公正待遇，他在柳州任上依然兢兢业业，释放奴婢、兴办学堂、开凿水井、开荒建设，用当下最时髦的词概括，可谓不忘初心。

柳侯祠有一块“三绝碑”：柳宗元的事迹、韩愈的文章、苏东坡的书法。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。不经历贬谪，怎么成为大家。唐宋八大家，我估计柳宗元与苏东坡最有共同语言。

雷兄带我尝遍柳州美食，螺丝、狗肉、卷粉、糍粑，不一而足。从柳州美食中，我体味了柳州的慢生活，从柳州的慢生活中，我读懂柳州的有容乃大。柳州又称“壶城”。“千峰环野立，一水抱城流”，构成柳州的奇特景观。此“壶”包容开放，兼容并蓄，将中原文化与本土风情融合得那么自然。那些看似格格不入的端庄与活泼、执著与豁达、刚劲与纤柔、悲壮与滑稽，偏偏在柳州得以融为一体。柳江夜色，简直媲美香港维多利亚港。

即将离开柳州之际，雷兄已悄悄将我爱车的油箱加满。

柳州记

直指蓝天，似乎每天都在书写柳州的文运昌盛，书写柳州的经济腾飞。我原以为刘三姐在广西桂林，可这里的鱼峰山上，却有一座刘三姐的塑像。原来“如今广西成歌海，都是三姐亲口传”。山脚下，有一泓清澈秀丽的潭水，名为小龙潭。鱼峰山就像一条鲤鱼跃立水中。

到了柳州，怎能不拜柳宗元？

柳侯祠原来叫罗池庙。柳宗元经常来此赏景吟诗。水质清纯明净的罗池，地下水汨汨沁出，千年不枯。“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”柳宗元被柳州人亲切地称作“柳柳州”，并非因为他是著名作家。

因王叔文事件一起被贬的八司马，还好有五位再次受到皇帝封诏，柳宗元被封为柳州刺史。元和十年（815）六月二十七日，柳宗元抵达了柳州。这里江流曲折，杂树参天，毒蛇猛兽出入其中，民众生活困苦，迷

◇文史同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